





吳都文粹卷第二

蘇臺鄭

虎臣集

吳趨行

陸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勿謳四座並清聽聽我歌吳趨吳  
趨自有始請從閭門起閭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  
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  
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  
子灼灼光諸華王跡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  
矯手頓世羅邦彥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吳



邑最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  
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權為  
此歌

吳趨行樂府題解云古樂府吳趨者行徑趨市也文  
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吳人歌其土風也吳王闔閭起  
閭門象閭闔舊說吳人歌其地也晉陸機吳趨行云

祝牛宮詞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為寒築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  
靈於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辭曰

四牯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文二加五偶楹  
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下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  
實我倉庾

牛闌亦名牛宮吳地下濕冬寒牛即入闌唐人謂之  
牛宮

魚斗

皮日休

赴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怪兒童呼不得



盡行烟雨澆車螯

吳中賣魚論斗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賣者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釣侶詩云

申補新軍坐下省劄

李壽朋

禁軍 威果二十八 雄節第九

威果四十一 威果六十五

全捷二十一等指揮

某猥以凡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元額計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

一千七百五人而已某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少壯及等即時當廳收刺無毫髮所費由是人樂應募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目今弓弩事藝漸已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皆為可用之兵某又謂國家置禁軍以壯藩屏置弓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軍如遞鋪兵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并令閱習事藝如



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犒但日今所管弓弩衣甲器械  
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不致上  
悞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犒等則費過錢會開具軍  
冊供申外伏乞證會小貼子其證得所招填到禁軍等  
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犒以一歲計之為數約  
十萬緡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瀆朝廷并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  
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為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  
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訓練務令一一勇銳不

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至劄  
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理逐一措置施行  
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城口開江按舊指揮

廂軍 崇節第九 崇節第十 崇節十

一 崇節十二 壯城 中軍鼓角 橫

江 寧節第三 城下開江等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檢點簿書一州之田係



出稅者三萬四千頃中稔之刺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萬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萬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營田軍四都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於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於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及至一貫者比於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曆紹興二十八

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於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楊子江又於崑山之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沙積而開江之卒亦廢於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於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浚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於已行者也今諸浦湮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餘萬錢三十三萬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



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  
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瀟子瀟是時為兩浙漕  
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  
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於常熟崑山兩縣  
各招填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吳江各五百人  
與中興小曆合今存者百不一二

申奏許浦水軍坐下省劄

汪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府軍事汪某劄子奏

臣契勘平江府淮三省樞密院劄子御前水軍統制馮  
湛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內蘇州許浦  
鎮實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立寨柵比之江陰屯  
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斥堠相繼易於探報  
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為良便乞於許浦鎮移駐大軍  
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  
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九月四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  
丞秦焯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逐寨地間今據所差



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遷定合立寨基其所指地段並係人戶居止八千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間及積年埋葬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焚化院各一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十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相次成熟已被蹂踐及種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號泣盈路兼許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即非緊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却全軍盡在許浦亦未為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是

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扼海道其許浦去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徒使一方百姓麻麥秧田既已失望田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逐仍打畫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元額管合官兵一萬二千分為四軍八將六十二隊於內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聖旨御前水軍以七千人為額淳熙三年二月馮謨奏請再招收一千



人奉聖旨增額五六百人五年八月于友奏乞增額五百人不拘等伏刺克勝捷均撥使喚紹興元年四月奉聖旨發到福州寄招稍斫水手三百二十人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人付司收刺支破壯軍請給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措置招募販倭人奉聖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航百隻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人刺克全効及次等効用奉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吳英申乞增招

稍斫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克勝捷壯軍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為額

申增顧逕水軍利便

吳英

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其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管認江海界分渺濶責任匪輕所管隘口惟顧逕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東流去海甚近北通沙窩密邇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著隘防捍比年以來虜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朝廷調遣本司兵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渚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



曰萬人除分屯顧逕黃魚塚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關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於顧逕戍兵二千人內抽差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器支打錢糧外守禦者委是寡少况湖海戰船盡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窖作過本戍關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為布列兵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在軍內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少專一駐劄顧逕防扼海道如或上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

府治重修大廳記

蔣堂

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舉所至精明完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即臨便閣煩鞅沉迷其於廳事或旬月不一至以至年紀寢



遠棟將撓焉予昔而縮蘇印班祿餘閒每浚池隍構臺  
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衍以追韋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為  
適然於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為有過人者  
圖新補廢俾唐末遺構巍子顯明吏民瞻之靡不胥悅  
君子謂李公急於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自是事悔然  
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  
蔣堂為記叙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晉卿是  
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

規模宏敞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  
時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  
俾公使庫鏤版印萬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  
富室或買十許部即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厨兵火之  
後紹興三年郡守朱伯友更建今廳高宗巡幸嘗以  
為正衙制度差雄

九日陪李蘇州東樓宴

獨孤及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  
解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東樓唐有之今廢

登初陽樓

皮日休

危樓新製號初陽  
白粉青葢射沼光  
避酒幾浮輕舴艋  
下碁曾覺睡鴛鴦  
投鈎列坐圍華燭  
格籬分明占靚粧  
莫怪重登頻有恨  
二年曾侍舊吳王

前題

陸龜蒙

遠意浮檻亦成年  
幾伴楊公白晝筵  
日煖煙花曾撲地  
氣和星象却歸天  
閑將水石侵軍壘  
醉引笙歌上釣船  
無限恩波猶在目  
東風吹起細漪漣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

東亭

白居易

溫溫土爐火耿耿紗籠燭  
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  
窻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  
頭痒曉梳多眼昏春睡足  
負暄簷宇下散步池塘曲  
南雁去未迴東風來何速  
雪依瓦溝白草遶墻根  
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東亭唐有之今更他名

西亭

白居易

常愛西亭面北林  
公私塵事不能侵  
共閑作伴無如鶴



與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  
作界須教吏隱合為心  
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又題

前人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  
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  
始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  
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躇  
池鳥淡容與橋柳高扶踈  
煙蔓嫋青薜水花披白蕖  
何人造茲亭華敞綽有餘  
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  
直廊抵曲房窈窕深且虛  
修竹夾左右清風來徐徐  
此宜宴佳賓鼓瑟吹笙竽  
荒淫即不可廢曠將何如  
幸有酒與樂及

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  
他人來此居

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

西園

前人

閒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  
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  
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  
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  
魚依藻常樂鷗見人暫起  
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  
誰知郡府內景物閒如此  
始悟喧靜緣何嘗繫遠邇

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  
甚表唐謂之西園今作教場



北軒歌枕

梅摯

苦無勤瘁補臺綱西院西頭冷峭房今日鈴齋一歌枕  
清風不敢傲羲皇

北軒在郡宅之後

北池賦并序

蔣堂

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  
逍遙池閣涼即其地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盛  
詫其景自常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  
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

安道為邑崑山亦留風什傳刻於石故事在焉去此涉  
一紀予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

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意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瓌  
碧曉漲浮光晝停幹琅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  
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清如構瓊乃飛蓋之所集靄  
芳塵之不凝主人一去謂予去此十二年矣春草羅生賦詠幾廢  
涓縈未平今茲稅鞅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與景會神  
將喜并是時霽色踈淨群動紛盈魚在藻以性遂龜游  
蓮而體輕禽巢枝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



之象鼃龜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群嬉不觸不驚菡萏  
成列若將若迎岸產井柯之木波孕紫莖之萍灘露沙  
而金紫垣疊蘚以衣青新蒲鏘鏘挺水心之劍綠竹整  
整轟羽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冰  
霜薦英若古君子與世寡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  
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題評  
者已吾方岸野饋踞風亭觴賓友奏箏笙或獨繭靜釣  
或扁舟醉乘惟蔗有漿可以析朝醒惟菊有華可以制  
頽齡而况庭無留事身若遺榮泯得喪乎意表育平粹

於心靈姑常羊於池上亦何慮乎何營

北池又名後池唐時在木蘭堂後韋白嘗有歌詠白  
公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  
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  
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  
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  
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  
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  
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



木蘭後池重臺蓮花

皮日休

歌紅媿靖力難任每葉頭邊半米金  
可得教他水妃見  
兩重元是一重心

浮萍

嫩似金脂颺似煙多情渾欲擁紅蓮  
明朝擬附南風便  
寄與湘妃作翠鈿

白蓮

但恐醍醐難並潔祇應蓓蕾可齊香  
半垂金粉知何似  
靜婉臨溪照額黃

和前三詠

陸龜蒙

水國煙鄉足芰荷就中芳瑞此難過  
風情為與吳王近  
紅萼常教一倍多

右重臺蓮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  
罽成不用臨池更相笑  
最無根蒂是浮名

右浮萍

素蘂多蒙別艷欺此花真合在瑤池  
還應有恨無人覺  
月曉風清欲墮時



右白蓮

重題後池

皮日休

細雨闌珊眠鷺覺  
鈿波悠漾並鴛嬌  
適來會得荆王意  
祇為蓮莖重折腰

前題

陸龜蒙

曉煙清露暗相和  
浴鴈浮鷗意趣多  
却是陳王詞賦錯  
枉將心事託微波

和梅摯北池十詠

蔣 堂

池上有虛閣  
暈簷迅若翔  
百壺多盛集  
四坐仰惟良  
蘇

印文綦綠蓮  
依桂楫香何由陪  
嘯詠敷衽納微涼

池上有奇檜  
青青歲紀深  
舊枝憐茂植  
時亦欠清吟  
夕

月漏孤影秋  
霜滋勁心今方遇  
真賞風什播瑤音

池上有孤島  
影搖波底天  
蓬壺欣髣髴  
仙客得留連  
岸

草襯丹靛灘  
蘆隈畫船羨君休  
澣日寄傲一樽前

池上有修竹  
遙聞手自栽  
幾因風韻響  
時感隼嶼來  
粉

籜經梅脫虬  
根遇石回嬋娟  
綠陰下小宴  
為誰開

池上有垂柳  
烟籠濯濯枝  
芳根逢茂育  
老翠勝平時  
體

弱因風舞詞  
清入笛吹金城  
久不到遙想  
嘆羈離



池上有叢菊繁英滿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得幽棲醉  
弁誰同挿香牋手自題遙思清賞處野步岸東西  
池上有時釣閑忘侍從身波平方浸月吏退閒無人藻  
映魴魚尾風搖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榛  
池上有時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  
客詠持蟹女娼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  
池上有雛鶴來從淮水壩舊巢離海樹清淚入吳天骨  
峭翹霜月翎踈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格本千年  
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熊軾慣且免兔罝驚遙

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岑有靈囿可使遂微生

雙蓮堂

楊備

雙蓮仙影面波光翠蓋搖風紅粉香中有畫舫鳴鼓吹  
瞥然驚起兩鴛鴦

木蘭堂

陸龜蒙

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身

前題

范仲淹

堂上列歌鐘多慙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白樂天為蘇州刺史常教此舞

前題

楊備

木蘭枝密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鼎重茵歌舞地  
金章同色使君袍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  
蘇州於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  
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連酌浮之龜蒙徑醉強執筆  
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日征帆送遠人頽然  
醉倒搏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

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  
為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森列  
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僅有治平  
二年陳經所刻御書飛白字碑揭於木蘭堂之新  
閣今不復存

雙瑞堂記

紹興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為政之再閱月也長洲  
之彭華卿以瑞麥獻又一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  
岐已堅粟可刈岐間復出新苗五枝青葱且秀且實後



十日又岐於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圖麥自兩岐  
至九岐者有矣未聞枯莖之稊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  
三穎俱茂有生不生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  
連理並秀豐腴適當亦奇產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  
效珍發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辱  
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  
稷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真瞬息  
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柱後惠文  
繩郡縣弗虔官吏絜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

於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就放此邦吳人憚其  
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為余言鄉  
吾以衣綉持斧為職知飭法鋤姦而已今為郡守號稱  
民父母當惻怛慈愛拊摩惇鰥若乳保之於赤子使百  
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蒲鞭且弗願用况於  
桁楊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公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  
能戶知神者其知之矣閱時亡幾而協氣薰翔被於瓊  
物豈非一念之感如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者  
歟是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廓無事曩之蘄



望於民者皆如本指益知祥應之不虛於是部使者暨一府縣之賓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酬猶謂未足傳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甌窶汙邪無不滿望二瑞實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為原其所以致祥者為之記因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巖建陽人嘉平日石湖范成大書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煥建前有花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岐及

後池出雙蓮郡守袁說友葺西齋以雙瑞名堂識其嘉祥

### 三賢堂記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閣待制陽羨蔣公之鎮吳門也既期年矣治最工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唯益勤不懈事有關於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跡勝槩以次復焉且以前政信安孟玉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堂惟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



賢曩歲為堂以祀之毀於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嘆  
息公訪其遺基得於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攘剔榛翳掄  
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  
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南向  
東上并嘗一再從公過焉曰其為我記歲月固辭不獲  
并每獨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韋公  
法當處一焉乃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  
正元初由左司即得郡於此清德臨民民樂其政暇日  
賓禮名流與之酬倡於時白公客遊郡下盛稱公風流

雅韻播於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游宴為  
不滿已而罷郡寓永定僧廬羈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  
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  
白公自杭移蘇實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鏡之於  
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於是史不傳  
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  
共生大曆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厚世謂劉白白之  
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千門萬戶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  
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繼來乘郡荒疫



之餘撫摩安輯免民於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  
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分相好  
誠相與也而文章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意於民者  
名藩巨屏得一師帥吾民幸矣乃接踵來臨歲月未遠  
聲名風采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  
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  
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將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  
茲土者三世矣初公少受知世父樞察太師魏公翰墨  
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簡中局

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  
也并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  
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堂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  
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為之贊叙公今  
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  
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  
差通判信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并記廣平程紹祖書

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祠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  
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



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賢

思賢堂記

范成大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更兵燹久之遂作新堂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以唐王常侍本朝范文正公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繇州南鄙望洞庭畧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波濤聒天旁無邊垠而石隄截然浮於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鼇背負而湧以

出也暮夜人語馬嘶勾勾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於江東北之委於海者脉絡醜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江邪荒寒化為麥禾起景祐迄茲歲無大禔於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乎退而參石記竹書之傳詳兩賢事尚什伯於此韓退之名知言碑王之基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冊僅存於一隄其變滅無攷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永昭陵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姓



氏行焉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尚  
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於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無  
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高  
或不屑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詞  
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自  
列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魚來矣邦人度公且上朝謁  
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自居  
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書髣髴想見其平  
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名一世顧有羨於五君子者意將

迹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雨此民彼憧憧往來眎  
桑蔭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  
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  
記歲月成大世占名數西郭樂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歉  
於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且烏竊詫斯堂以夸隣邦以  
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侍郎  
范成大記并書

瞻儀堂記

范成大

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



暨百粵中屬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畢上謁戲  
下願見東道主城門之軌深焉稻田膏沃民生其間實  
繁井邑如雲烟物影事穰有司程文書應官府者以千  
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於吳以視列城  
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僉客旅進退  
語言面目不暇相孰何平明乃得據按聽諸曹白事率  
常旰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  
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士  
若已至大官者不以盼去之數十百年長老猶以為記

至藏弄繪像畏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  
也乃規東序之閭屋為堂取凡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  
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  
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與  
者舊風土之書既備載山川土疆郭郭所在必論次前  
世賢守長爵里姓字之大畧著於篇謂君子嘗居之其  
地政僻陋猶借此以為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  
貌其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此雖大  
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不沒抑吳人習於親上至久



遠且弗弭忘氣俗之微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盛事固  
不宜無記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是歲北虜  
謀畔盟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啓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  
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  
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  
所從入烽堠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為動春容頤  
指不歛一錢不藉一夫機事立決無留行姦人幸騷搖  
一逞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晏閑田間無吠犬行歌  
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

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櫻道德之  
威齒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功若此  
足矣顧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徘徊若慕用之  
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子之德心豈世  
俗所能測識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疇  
昔以行能蓋前聞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  
將魚鱗雜襲至於無窮可也敢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  
九日左從侍郎范成大記

瞻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



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樓  
之兩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欲作  
此堂藏之紹興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於後圃舊  
凝香堂中并其名遷焉

齊雲樓晚望偶題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二

協律

白居易

潦倒宦情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  
復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楊府坊鬧半長安  
揆霧峯頭沒穿霞日脚殘水光紅漾漾樹色綠漫漫  
約畧留

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  
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面半日凭闌干

和柳公權登齊雲樓

白居易

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旁花日添衣色  
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閑客獨多情  
佳時莫起興亡恨游樂今逢四海清

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白居易

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



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髮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  
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  
柳青蒲綠稻穠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  
可憐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鞭馬取賓客  
掃樓拂席排壺觴胡琴錦鏃指撥刺吳娃細麗眉眼長  
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脚欲落備燈燭  
風頭漸高加酒漿觥盞艷飛菡萏葉舞鬢擺落茱萸房  
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  
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脉分棹鱗次里閭棊布城冊方

人煙樹色無罅隙十里一片青茫茫自問有何才與政  
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郡王  
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檠戟腰有章盛時倘來合慚愧  
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  
請君停盃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天  
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無多二十場

登齊雲樓

章憲

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窓雲細薄  
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



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喚重建兩挾循城為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惟甲於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草創惟此樓勝承平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卞密又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

西樓雪宴

白居易

宿雲黃慘淡曉雪白飄颻散麩遮槐寺堆花壓柳橋四

郊鋪綺素萬室甃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慙無五袴謠

城上夜宴

白居易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游風月萬家河兩岸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縱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劉禹錫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畫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來遶身煙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玩月

前人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  
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暉猶可玩移宴上西樓

觀風樓

楊備

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間門畫戟西鼓角聲沉絲管沸  
卷簾晴黛遠山低

范仲淹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  
寺烟中靜紅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耿元鼎

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蛾花發花殘香徑雨  
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闌干夕照多  
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西樓感懷

章造

高花古柳傍城闌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倍惆悵  
滿城煙雨滿城春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為觀  
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暎重建二十年郡



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  
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最

介菴銘并序

梅摯

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  
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迹通其塞而  
菴之惜乎子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歛然思有  
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  
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怒賊私不遷而  
霽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無際何以靖之

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曆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  
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介菴慶曆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  
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  
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

靈芝坊

蔣堂

黃困誕丑園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宣秀  
色隣三徑幽花被一廛時髦秉筆者為我列詩編

又



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為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  
從茲認得野人居

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  
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於蔣堂文  
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歌  
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於故人願即撤  
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  
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  
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

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  
芝於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胡  
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後  
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  
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  
記之

留客亭 并序

曾 幾

逮子作亭於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千竿餘名其亭以  
留客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



行到竹窮處有亭佳可游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  
淨經時雨蕭稍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同流  
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游自應攜手入安用閉門留靜  
可過僧夏清亦對奕秋衰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

和前韻

沈文度

汨汨多塵事長懷鳩杖游無因門可款豈為醉相留靜  
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耆艾砥柱屹中流  
持節推仍世林園記昔游深藏事幽討長轡詎淹留已  
見山無盜欣聞歲有秋時容一嘯詠竊比晉名流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  
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叔逮父文  
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藏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  
武提刑一員遂於舊司之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  
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

浙西提刑司題名記

陳賈

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繇浙東常平使者按刑西道  
領刺史韓公繇浙東刑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  
西二公前日僚舊也弭節未幾聲諧志合風績俱茂暇



日因相語曰凡官寺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缺焉其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以隆一臺詔後世也於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鑱石龕置壁間俾賈為之記惟按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行郡國而謹督捕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冤獄事固甚類然未有專為刑獄遣著之令甲者本朝列聖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叅官提點諸路刑獄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

或置汗青所載可考而知聖上龍飛惟祖宗成憲是循用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乃乾道六年遵景德故事制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後復拆而東西之浙西在今實為畿甸異時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今陳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右信臣為之皇華得人於斯為盛恭聞真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雪活冤獄者遽命陞其等級以示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真宗則奏最九



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賈敢忘屬吏之賤  
學術之荒落而記不敢辭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知  
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緋陳賈記

浙西提舉司題名記

徐康

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  
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攷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  
者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  
號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併省政和之二年  
始罷官鬻行新鈔鹽法於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

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西路則八州軍  
三十八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  
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為之而未暇會朝  
廷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諸司取會題名於是  
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於朝請  
大夫石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月日為次其未分路則或  
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  
哀而刻諸石以備採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  
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



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權酒均輸之議紛  
紛不同而常為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用之本善  
乎魏尚書邢巒之言聖人歛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  
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為身也御史  
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為為民父母而吝其  
醢醢兼有羣生而權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  
也巒譏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於時咸以為然  
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於官司乃復禁如初  
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於結繩之代猶為

密網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欲虞衡之官捐利予  
民安在其為知務也與其賦外橫斂曷若權制商賈為  
不失重輕之術哉為今之法者近是矣鈔有茶鹽香礬  
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茶之四並海  
縣道煮水者六所額以斛計歲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  
裨國計以圖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  
四人之中農為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熟耘也今  
所謂亭戶則過於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獷成俗急趨利  
而輕犯法使輸貸於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



息盜敗息則抵冒少犴獄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  
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治香礬後不復較而以摘  
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七  
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浙西路  
茶鹽公事徐康記

登姑蘇臺賦

任公叔

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  
舊軌乃憮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  
宇之基為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

主中無霸王蠻戎振旅始閭闔以信威繼夫差以極武  
斜與勁越同壤右以強楚為隣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  
畧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仇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  
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  
高宛岳立而山峙或比象於巫廬之峰或倒影於滄浪  
之水悉人之力以為美觀厚人之澤以為侈靡斯實累  
卵於九重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  
盈而仄善敗由已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劍若涉川兮  
無梁以為棲越以求霸卒見秦吳而受殃客於南鄙觀



於江濱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游目於寥廓曾是巍然而參雲聽逆虐而翳諫竟麋鹿而為羣高天放曠平湖泱泱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雁於海風嘯高鳴於江雨况復關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氣秋思美人兮子胥何為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以抗跡且垂釣於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涖國之不及冀萊人之與歸者也

崔鷄

崔子勸學少間與客遊於橫山之下有臺巋然出於郡

山荒基峻級高切雲間荆棘為之蒙翳麋鹿為之迴環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嘆曰蓋聞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隣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吟山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材五年而有立佩茂苑於長洲帶濬池以朝夕自以為天下之奇觀也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黃金之楹白璧之楣龍蛇刻畫燦燦生輝而今安在哉於是與客偃僂而上抵其上之絕嶺快四面之遐觀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



水澄澈其名銷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  
娃之宮廊曰響屨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蹤  
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巍其西胥山九曲之逶至於興樂  
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塘蓄雞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  
也又侈斯臺以為娛嬉嗚呼雕楹鏤檻者且墟之幾也  
九層百仞者汙池之漸也瑤臺作而夏衰瓊室考而商  
危章華成而楚眾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然  
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淥酈賦珍羞置酒若淮泗  
積肴如山且其宴樂罔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嘗

膽方焦思而深謀旁籠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  
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仆鼓忽潛  
寧而夜濟是以橫壙之浦僅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  
之築未乾而句踐之城已距於只赤矣越來溪越王城  
皆在臺之左右  
詞未竟客悵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悲哉蒼烟兮  
滿目舊事兮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鑒於  
遺臺

姑蘇臺覽古

陳羽

憶昔吳王爭霸日歌謠滿路上蘇臺三千宮女看花處



人靜臺空花自開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  
菱歌清唱不勝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  
曾照吳王宮裏人

曹鄴

吳宮酒未消  
又宴姑蘇臺  
美人和淚去  
半夜閨門開  
相對正歌舞  
笑中聞鼓聲  
星散九重門  
血流十二街  
一去成萬古  
臺荒人不回  
時聞野田中  
拾得黃金釵

有序

李紳

臺今遺跡平  
蕪連接靈巖寺  
採香徑響屧廊  
皆在寺內  
越王獻吳王  
黃金樓楣吳王  
所造姑蘇臺  
因獻楣遂以  
黃金畫飾樓  
以破其國詩云

越王巧破夫差國  
來獻黃金重雕刻  
西施醉舞花艷傾  
妬月嬌娥恣妖惑  
姑蘇百尺曉鋪開  
樓楣畫化黃金臺  
歌清管咽歡未極  
越師戈甲浮江來  
伍胥抉目看吳滅  
范蠡全身霸西越  
寂寞千年皆古墟  
蕭條兩地皆明月  
靈巖香徑掩禪扉  
秋草荒涼徧落暉  
江浦迴看鷗鳥沒  
碧峰斜見鷺鷥飛  
如今白髮星星滿  
卻作閑官不閒散



野寺經過懼悔尤  
公程迫蹙悲秋館  
吳鄉越國舊淹留  
草樹烟霞昔徧遊  
雲外夢魂多感歎  
不惟惆悵到長洲  
讓高泰伯開基日  
賢見延陵復命時  
未會子孫因底事  
解崇臺榭為西施

羅隱

劉駕

句踐飲胆日吳酒  
香滿盃笙歌入海  
雲聲自姑蘇來西  
施舞初罷侍兒整  
金釵衆女不敢妒  
自比泉下泥越鼓  
聲騰騰吳天隔塵  
埃難將甬東地更  
學會稽栖霸跡一

朝盡草中棠梨開

劉禹錫

故國荒臺在前臨  
震澤波綺羅隨世  
盡麋鹿古時多築  
用金鉞力摧因石  
鼠窠昔年雕輦路  
惟有採樵歌

楊備

山花野草一荒丘  
雲裏驕奢舊跡留  
珠翠管絃人不見  
上頭麋鹿至今游

姑蘇臺在姑蘇山  
舊圖經云在吳縣  
西三十里續圖經  
云三十五里一名  
姑蘇一名姑餘史  
記正義云在



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  
闔閭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  
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句踐欲伐吳於是作  
柵楣嬰以白壁鏤以黃金狀如龍蛇獻吳王吳王大  
悅受以起此臺越絕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  
之臺柵楣之義未詳此楣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  
長五十尋者吳王將起臺子胥諫曰王既變禹之功  
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吳民離矣弗聽洞冥記  
云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橫亘五里

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臺上別立春宵宮為  
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池中造青龍舟舟  
中盛致女樂日與西施為嬉又於宮中作海靈館館  
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榱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  
閭十一年起臺於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  
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  
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  
臨吳王春夏游姑蘇臺秋冬游館娃宮興樂華池南  
城之宮又獵於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臺望



五湖按五湖去此臺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  
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  
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  
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閭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於  
闔閭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

館娃宮

殷克藩

吳王愛歌舞夜夜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  
令句踐霸不信子胥賢莫問長洲草荒涼無限年

傷吳中

李嘉祐

館娃宮中春已歸闔閭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  
橫塘寂寂柳依依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賣眼看花發  
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由今  
莫厭清觴與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

李紳

江雲斷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烟飄雪荻花鋪漲渚  
變霜楓葉卷平田雀愁化水喧斜日鴻怨驚風叫暮天  
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臉尚開蓮



懷古

皮日休

艷骨已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  
勢臺雨壞逢金鏃香徑泥銷露玉釵  
硯沼祇留溪魚浴麝廊空信野花埋  
姑蘇麋鹿真閑事須為當時一愴懷

又

皮日休

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  
越王大有堪羞處祇把西施賺得吳

陸龜蒙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  
猶有美人皆二八

獨教西子占亡吳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閭城西有山號峴

石山山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  
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  
池玩花池山前有採香逕皆宮之故跡

句踐進西施賦

以紅顏艷色反以昏哉為韻

徐寅

惑人之心兮惟巧惟僭破人之國兮以妖以艷  
當句踐之密謀進西施而果驗昔者二國相吞陵卑恃尊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固存尊則謂明而反昏烏喙年年誓喙



夫差之肉稽山日日惟聽范蠡之言言曰伍員之賢東  
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  
兮吳可殛臣以夙夜而計機謀偶得欲狂敵國之君須  
中傾城之色待其聲色內伐君臣外惑自然紂妲己以  
亡宗晉驪姬而亂國今苧蘿之山越水之灣恐是神仙  
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淺丹臉鴉深綠鬟翠黛兮慘  
難效浣輕紗兮妖且閑楊柳羞弱芙蓉耻殷可以變柳  
惠於莊嚴之際悅荆王於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  
以王乃豁然而喜矍然而起曰此蓋神假卿之碩畫人

雪越之前耻乃命寶馬騰龍香車碾風迎織女於銀漢  
聘姮娥於月宮炫耀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  
服麗而朝霞剪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  
流恩下及堪恨隣家之婦謂妾常窮曉別越溪暮歸吳  
苑越慮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魄醉笑百媚兮君  
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謀臣棄洪濤而不  
返句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推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胆  
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鬢化為鬼鳳  
閣龍樓燒作灰於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



以何在俄英風以聿來於戲投忠賢而受佳麗欲不敗  
而難哉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  
焉

吳都文粹卷第二終







